

禹生石纽在北川

四川省大禹研究会

责任编辑:赵兴武

禹生石纽在北川

四川省大禹研究会 编

北川县彩印厂 印刷

开本 1/32 字数 30 千字

印数 1000 册

书号 缪新出字第 5219 号

目 录

大禹生于北川	(1)
(一)文献记载	(1)
(二)古人考证	(5)
(三)大禹崇拜	(16)
(四)历史遗迹	(19)
(五)民间传说	(22)
(六)大禹研究	(26)
大禹是生于蜀地北川的羌人	(31)
(一)禹是活动于蜀地的古羌人部落首领	(32)
(二)文献资料中关于禹生北川的记载是可信的 ...	
.....	(34)
(三)北川有关大禹的遗迹是禹生北川这一历史 意识的积淀和不可磨灭的记载符号	(38)
(四)蜀地的考古资料为禹是蜀地之羌人提供了 可靠的证据	(42)
(五)丰富的民族学资料为禹是生于蜀地北川之 羌人提供了又一生动可信的佐证	(46)

大禹生于北川

4000 多年前，神州大地洪水泛滥，一片汪洋。有个叫禹的部落领袖受尧帝之命率众治水，八年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使洪水归道，水患平息，先民们得以安居生息。禹在治水过程中，实现了众多分散部落的大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使华夏民族完成了由洪荒时代向文明时代的伟大飞跃。禹功大德盛，被后人尊称为大禹、神禹，因为是夏朝的创立者，又称夏禹、帝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大禹这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就诞生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

(一) 文献记载

皇甫谧在为《史记·六国年表》作注时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禹生石纽，西夷人也。”这是关于大禹诞生地的最早记载。虽然今本《孟子》中不见此语，但同样是战国时的《竹书纪年》中有一段语意相近的记载：“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生禹于石纽。”也说大禹生于

石纽。

汉代以后，正统的文献往往笼统地称大禹生于西羌：

《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

《盐铁论·国疾》：“禹出西羌。”

《后汉书·戴良传》：“大禹出西羌。”

“西羌”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称：“（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说大禹诞生地石纽在川西一带，将范围缩小了一些。

蜀地的学者大约掌握了更为确凿而充分的地方史料，因而将“石纽”的位置说得更为具体，说是在汶山郡广柔县境内：

扬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湔儿畔。”

谯周《蜀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

陈寿《三国志》：“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广柔县人。”

常璩《华阳国志》：“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剗儿坪。”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学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采用了蜀地学者的说法：“（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

汶山郡广柔县乃西汉前期所置，今北川境域属其管

辖。正如南宋文学家计有功所说，唐代石泉（北川）县未设立之前，学者们“皆指石纽为汶山之地”；唐贞观八年（634年），在今北川县禹里设置了石泉县，自此以后，史家们皆指石泉为禹生之地：

《新唐书·地理志》：“茂州石泉县治有石纽山，……山下有大禹庙，相传禹六月六日生此。”

《吴越春秋·宋徐天祐注》：“（石纽）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此。《元和郡县志》：禹汶山广柔人，生于石纽村。《水经注》：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广柔，即今石泉军。”

《李太白全集·外记》：“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谓之禹穴，……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书。”

《舆地广记》：“（石泉）隋汶川县地，属汶山县。唐贞观八年析置石泉县，属茂州，皇朝熙宁九年属。有石纽山，禹之所生也。”

《大禹庙记》：“石泉之山曰石纽，大禹生焉。”

《禹穴》：“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谓之禹穴。”

《郡国志》：“石纽山在今石泉县南。”

《龙安府志》：“禹穴在石泉县治之北，大禹生此。有迹俨然如人坐卧状，相传即圣母生禹迹。……有‘禹穴’李白书二字刻绝壁上。”

《石泉县志》：“大禹庙在县东南一里石纽山下。禹生

于石纽村。未设县先有是庙。”

《北川县志》：“北川古为石纽村，神禹故里也。”

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陕西省石泉县同名，县彼县设置在先，遂将四川石泉改称北川。

北川县境域自古以来属西羌之地，汉代以后归汶山郡广柔县管辖，境内有石纽山。根据古代文献两千多年连续不断的记载，今北川就是大禹故里。

(二)古人考证

毋庸讳言，众多的古代史籍少不了人云亦云者，但更有那治学严谨的文人学者，或穷究三坟五典去伪存真，或亲临深山峡谷实地考察，由此而留下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和珍贵史料，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太史公司马迁说他曾“上会稽，探禹穴”，考察大禹遗迹，据明代学者杨慎考证，司马迁所探“禹穴”就在石泉（北川）；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概述自己考察天下江河湖泽及水利设施时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表明他确曾涉足川西北一带，正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才得出了“禹兴西羌”的结论。

南北朝时，北魏郦道元在考察大禹治水遗迹时，没有忘记禹生之地。在《水经注》中他不仅肯定了禹生于川西北的广柔县石纽乡，并且记录了大禹故里人民对其先祖近于神化的崇敬：“(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禹之神所祐也。”

唐代李白年青时，曾居“岷山之阳”数年之久。“青莲好古，大书禹穴”，这位大诗人书于距石纽山以北二十里

禹穴沟绝壁上的“禹穴”二字，至今赫然清晰。

南宋文学家计有功在《大禹庙记》一文中引经据典，肯定了岷江上游地区为大禹降生之地和治水出发地：“天生圣人，发祥于此，而万世之功，亦起于此。”然后指出，石泉之石纽即为禹生之处：“唐以前石泉之名未立，谯周、陈寿、皇甫谧皆指石纽为汶山之地。”“自石泉之名立，其后唐《地理志》、国朝《职方书》《先儒舆地纪》皆以石纽归石泉。”“石泉之山曰石纽，大禹生焉。”

明代翰林修撰、文学家杨慎考察石泉县禹穴后，纠正了前人以为大禹降生地“禹穴”在浙江会稽的谬误，指出：“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谓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
(《禹穴》)

清代经史学家姜炳璋曾任石泉知县，对禹生圣地的历史、山川了如指掌，在《禹穴考》一文中详述了石泉建置变迁及大禹故里山川的来龙去脉，并据史指出：“唐宋诸公作地理志，谓石纽村以山得名，唐为石泉县即汉之广柔县地。按石纽山在县南一里，川西郡县诸山无名石纽者，则禹之诞生于此，无疑也。”

附：文献选录

大禹庙记

计有功

圣法天，以身任道。天作圣，以地发祥。舜生于诸冯，文王生于岐周，生异地而治同功。乃知上天为生民挺生神圣，有开必先，皆非偶然者。嵩高长发，流播雅颂。推原本始，盖万世不可忘也。

《方册》所载：“禹生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此。”稽诸人事理或宜然。因人事以验天心，其可考者，禹功自汶。《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太史公本纪谓：“岷为汶，故曰汶。岷山导江，岷嶓既艺。”天生圣人，发祥于此，而万世之功亦起于此。其可忘哉！

然而自汶山、西山、柑江砦，巫铃庙绝，箫鼓鱼菽，犹为俚人之社。汶以东至于石泉，虽缙绅未尝言之。尝求其故，大抵山川琼邈，代远时移，郡邑名号，废置离合。而石纽故处，莫适主名。秦汉而下，为国曰冉驩，为道曰绵虎；为邑曰广柔，一也。汉灵帝析而郡之曰汶山，后周又析而邑之曰汶山，唐贞观八年又析而县之曰石泉。唐以前石泉之名未立，谯周、陈寿、皇甫谧皆指石纽为汶山之地。周曰：“禹生于汶山广柔之石纽，其地为刳儿坪。”寿曰：“禹

生汶山石纽，夷人不敢牧其地。”自石泉之名立，其后唐《地理志》、国朝《职方书》《先儒舆地纪》皆以石纽归石泉。虽莫辩其故，然汶山之山曰铁豹，江水出焉。汶川之山曰玉垒，湔水出焉。石泉之山曰石纽，大禹生焉。合之则一，离之则散，处于三邑之近，无可疑者。

石泉始隶于茂，国朝照宁割隶于绵，政和抚戎，又升而军之。礼乐文物，日浸月长，且为石纽夷地，置而弗论。谓太守赵公元勋世胄，以笑谈坐镇，披牒考古，将庙祀禹，而疑论未释。谓郡士有功、版曹尹商彦多闻博雅，绎究数千年事，灿如目击，庙议遂决。卜郡左四百余武，北倚层峰，江自西来，雷奔箭注，发汇于庙下。如反本念德，渊洄翔舞，迤逦绕出，如朝宗得途。庙以门计一十有八，形丽势胜，神明拥会，涓刚落成，乃烹乃奏。芬芳璀璨，礼荐乐彻，缙绅耆老，手抃情激。劝九叙之歌，叹明德之远。贤哉！禹功于是乎大。

乃以图以书，以学官李繁暨尹君之文，属记于有功。或曰：“士有一方尽一节。论封庙食，千里襁负，无有誓命，如加明形。禹功绝德，谁不蒙享。而空山石屋，感慨前作，岂固忘之耶！曰一方一节，有施有报，禹庙之功无往不在，故无名。禹无心于万世，万世由焉。而不知所以为绝德也。夫使人之灵，畏祸于尸祝之间，则何以为禹。然惟功大德盛，故称神禹。末世乃取臆地胸拆，钩铃王计，河伯示图，

沧水授简，怪幻而神之。至其祠祀，则巫记胼胝之步，鸟耕山阴之冢，汉祈开母之石，晋享黄熊之厉。由是观之，烹蒿诡于汶王，汶川之民祀禹为汶王，石纽置而弗论，无足怪者。传曰：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所由生。越之人曰：“吾禹之会稽。”楚之人曰：“吾禹之宛委。”思其人，宝其地，使蜀之人不曰吾禹之石纽，是不知天降神，地发祥，人允赖也。

公一举三善皆得，且遐方邃古而惓惓然，其在今日韪矣，报上之心何如哉！宜请于朝，崇载祀典，以陟伟绩于灵源，耿辉光于遐裔，惟禹之神弥天地，布六合，于是乎为反本之祀。

系之词曰：

有汶为山，帝生帝禹。

汶水发源，降神之所。

帝指其处，以启神功。

厥土既敷，四海会同。

蠢蠢群生，茫茫万古。

岂享其利，而忘其故。

石纽山名，石泉之墟。

近在耳目，犹迷厥初。

禹色山融，禹声江注。

长发其祥，地灵常聚。

地秘其灵，朝烟夕霏。
粤岁三千，公其发之。
乃涓乃卜，乃庙乃祀。
报本反始，此方斯址。
大江西来，如揖如顾。
直路朝宗，洋洋东去。
惟公承宣，德感化行。
咨询民瘼，究民之生。
民生于禹，禹生于此。
庙则咫尺，心兮远矣。
公推是心，以仁昌时。
以抚民夷，神人是依。
前乎数千年，其愧于斯。
后乎亿千年，共作于斯。

禹 穴

杨 慎

司马子长自叙云：“上会稽，探禹穴。”此子长自言遍游万里之目。上会稽，总吴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后人不知其解，遂以为禹穴在会稽。而作地理志者，以禹庙旁

小坎如春臼者当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长之笔耶？

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谓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顷巡抚仪封刘远夫修蜀志，搜访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书，始知会稽禹穴之误。

大抵古人作文，言简而括。若禹穴在会稽，而上云“上会稽”，下又云“探禹穴”，不胜其复矣。如《禹贡》曰：“云土梦作义”，云在江南，梦在江北，五言而括千余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云南，今名蒙乐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余里。郑玄、孔颖达、蔡沈、夏僎皆所未至，而谬云蒙山在雅州。如此，则《禹贡》所纪山川，无乃俗所谓“关门闭户掩柴扉乎？”古人之言，说义理性命，恐其不明，则不厌复，如《易》曰“明辩析也”，《诗》曰“昭明有触，高朗令终”之类；言山川物产则一言尽之，如璆、铁、丝、枲、桔、柚，如微、卢、彭、濮、庸、蜀、羌、髦之类，更不复书，此易易耳。

禹 穴 考

姜炳章

汉晋诸儒，谓“禹生于石夷之野”者，焦赣《易林》也；谓“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者，谯周《蜀本纪》

也；谓“禹六月六日生于石纽者，”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范蔚宗《东汉书·戴良传》云：“仲尼生于东鲁，大禹生于西羌。”郦道元《水经注》：“禹生于蜀之广柔县石纽村”。嗣后唐宋诸公作地志，谓石纽村以山得名，唐为石泉县即汉广柔县地。按石纽山在县南一里，川西郡县诸山无名石纽者，则禹之诞生于此，无疑也。

《史记》有“登会稽，探禹穴”之文，而天下之禹穴有三：在会稽者，葬处也；在宛委者，藏书处也；在石泉者，降生处也。自明人作《广舆记》谓禹葬于蜀，李蕃作《禹穴辩》谓神禹藏书于石泉之禹穴，而史公所探者即此，又有谓蜀之禹穴为憩息之所，犹召伯之棠舍耳，予谓皆不足据也。

盖地为九龙山，松潘番夷草地，其发轫也。至黄土沟大山，呷竹土司所辖也。入白草番寨百六十里，历三神口、马鹿坪至关门子，九龙摩空而起，其中峰则禹穴在焉，八龙左右护卫然。其水有二脉：一脉发源于番寨肉耳挂顶，名禹穴外溪；一脉发源于第一龙，名禹穴内溪。溪有血石，溪之上为刳儿坪。山势忽平夷，圣母坐卧之迹宛然。二水并过九龙，至清泗口而合，折而注入湔江。群山万壑，或近或远，皆会于九龙之前，真神灵之粤区也。或疑崇伯大臣，不应居此。洪荒之世“天子土阶，生民野处”，诗不云乎：“古公亶父，陶复陶穴。”亶父非殷诸侯乎？然而洞颇仄逼，

势难卜居。山腰夷旷，自可筑室，时多穴处，故称禹穴。后人因指山崖之洞实之耳。

若云神禹憩息所在，荒度土功，足迹遍天下，其为禹穴何止于三？古人往往作冢墓以藏简编，如发汲冢得逸周书之类。古称禹登宛委之山，发石得金简玉书，以知水脉，功成藏书宛委，理或然也。古帝王汉以前无陵名，皆谓之墓，亦谓之穴。《诗·秦风》“临其穴”是也。王者以天下为家，禹崩于会稽，葬于会稽，犹舜崩于苍梧，葬于苍梧，不必规规于首邱之义也。彼书燕说何足据哉！

重建夏禹王庙记

姜炳章

粤考记载：神禹生于石纽村。诸儒作地舆志，皆以石纽为石泉。而子云氏为蜀人，《蜀都赋》不之及。王稚表云：雄《蜀纪》及之，考常璩《华阳国志·序》信有《蜀纪》，而世罕传本，未知王氏从何见之也。

邑石纽山下旧有庙，《新唐书》志之。王氏谓始于宋者，非是。万历间，邑令赵可扬尝修庙，后圯。国朝康熙九年，署令杨公柱朝重建新宇。乾隆甲申予宰邑谒庙，摧颓剥落，又将圯焉。爰谋诸学傅吕公仪表诸生，张贊、李躁、

李瑴皆乐襄厥功，于是斥俸为之倡。正殿易而新之，别建大门一间，门左右各三间，建后堂祀圣父崇伯、圣母有莘氏。又建神禹故里坊。落成，诸生以记请予，曰：神禹之祀偏寰区，岂独石泉一隅哉？其在蜀南，宋立庙于夔门，元立庙于巴之涂山，前明立庙于成都。其于石泉则随举随废。夫以神圣桑梓之地，降生之乡，而不得世修明祀。涂山且祀圣后，谓启贤，敬承有母教焉，而独遗神圣之自出乎？

是役也，楣棟砖瓦，求其坚緻不尚采章，即未必如成都、涂山、夔门之雄敞矞皇。而故乡父老匍匐阶下，荐其椒馨，世世子孙弗替。当亦神禹之灵爽，凭依而不吐之也。是为记。

大小禹穴跋

董得科

北川古为石纽村，神禹故里也。至北五十里有禹穴，地名清泗沟。两山峡峙，涧水中流，旁可通人。入峡八里，左有幽邃之阿壁，光如瓮即穴也。对岸逼辏，树几交柯，天光一线。穴下涧石，泽白如玉，有膝掌痕及殷红斑点，水流其上如血溅染，俗呼洗儿池、血石，即圣母诞禹处。石屑催生颇应，斑点凿灭，久复现如初。科学家于理不可推者辄